

女人的食指

〔日本〕向田邦子著 刘子倩译



女人的食指

〔日本〕向田邦子 著 刘子倩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人的食指/(日)向田邦子著;刘子倩译.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6.1

ISBN 978-7-5321-5989-5

I. ①女… II. ①向… ②刘… III. ①散文集-日本-现代

IV. ①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12830 号

ONNA NO HITOSASHI-YUBI by MUKODA Kuniko

Copyright©1982 by MUKODA Kazuko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., Japan, 1982.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soft-cover rights in P.R.C.
reserved b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
license granted by MUKODA Kazuko,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.,
Japan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-麦田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，非经
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、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。
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：09-2015-125 号

责任编辑：林雅琳

封面设计：周伟伟

女人的食指

(日) 向田邦子著 刘子倩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2 字数 123,000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989-5/I · 4781 定价：3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12-68180628

目 次

部一 女人的食指

武侠剧 / 003

蜘蛛网 / 009

昆布肥皂 / 015

动物铃 / 020

眯眯眼 / 026

购物 / 032

香水 / 038

天鹅 / 044

水手服 / 050

骨 / 056

桃太郎的责任 / 062

手提包 / 068

有眠 / 074

古典 / 080

部二 电视剧

愁煞编剧 / 089

家庭剧的谎言 / 093

电视剧的客厅 / 105

命名者 / 109

家族热 / 114

胃袋 / 119

从一杯咖啡开始 / 122

梦露、安保、斯搭拉歌谣 / 127

烟灰缸评论家 / 130

电视的利用法 / 133

大纲第一 / 135

七不思议 / 137

剧作家 / 139

难忘的脸孔 / 141

打招呼 / 143

部三 食物

厨师志愿 / 147

心有所期 / 150
细腻的野草滋味 / 154
“饭屋”繁盛记 / 156
母亲教的饮酒之道 / 169

部四 旅

二十八天环球饕客之旅 / 173
我的非洲初体验 / 176
在人形町寻访江户遗风 / 184
请勿凹凸乱写 / 196
看对眼 / 198
漫步揖斐山村 / 203
摩洛哥市场 / 217
无理强求 / 220
煤烟旅行 / 228
羊横巷 / 233
我与丝路 / 237
冲绳胃袋旅行 / 241
大学艺运动会 / 256
原载一览表 / 259

部一 女人的食指

我是靠一支铅笔慢慢赚钱，不可能买太贵的东西。买的都是每日三餐及小菜可以派上用场的碗盘，就算万一破了，也不过说声「啊，糟糕」，懊恼个半日时间就没事了。全是那种即使客人失手打破，也不会因此怀恨在心的便宜货。

武 侠 剧

有人自高处坠落，一时失去记忆。

“恢复意识后，头一次看到筷子时，一下子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、用做什么。虽然不明白，却觉得非常怀念。怀念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，明明就差那么一点偏偏就是想不起来。别提那有多窝囊了。”

筷子，得知这个名称，以及用途时，这个大男人据说开心得哭了。

我靠写字赚钱已有二十年，但比起拿笔的时间，拿筷子的时间肯定更长。

总之，两根筷子与日本人有难以割舍的关系。当然，论及筷子的用法，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高明。

不过，说到刀叉，想当然你只能对欧美人甘拜下风。

究竟是哪里不同呢？

此前，约有两周时间，我有幸与外国人天天一起吃饭，于是趁机研究了一番。答案是，欧美人轻飘飘地拿刀叉，动作着实温柔。反观日本人，虽不至于像歌词所写的“右手血刀，左手缰绳”，但就是很僵硬。若将欧美人比作文弱公子的爱情戏，日本人就是武打戏。

打从在西餐的餐桌坐下，眼神就不同。

一副“我现在要出征”的表情。

右手持刀，左手持叉。切不可在礼仪上出错，辱及子子孙孙——换言之是在盘子上演起武侠剧。

刀是剑，又是刺股^①。每次用餐就跟拿着杀人道具似的，切割兽肉戳刺蔬菜。有人说，这样看似高雅实乃野蛮行为。

相较之下，筷子洗练之至，单凭两根没有刀刃的小棒子，可戳可拔可夹可割乃至吸啜，什么动作都做得到。刀叉可没办法用来喝汤吧。而且，还有人说西洋人如果不用汤匙，恐

① 刺股，江户时代用来逮捕犯人的武具，在长约二公尺的棒子前端附有U形铁叉。

怕连汤里的料也捞不起来。

西方民族一旦聚集会先盖教堂，同时建造屠宰场，饲养牛猪当食物，他们与先盖寺庙及神社的日本人这种农耕民族的差异，或许就表现在刀叉与筷子上吧。

如今，日本人可能是面包与米饭并列，日常生活中也习惯同时使用筷子与刀叉、汤匙的少数民族吧。

东山三十六峰，
安静沉眠的丑时三刻。^①

锵锵锵！唰个隆碰咚！

为何是这样我也不知道。不知是从哪听来的，总之我记得小时候，就是一边这么哼唱，一边把旧报纸卷起来当作大刀玩武打。

“明明是女孩子家。女孩子就该像个女孩子，去玩洋

① 昭和初年(元年为一九二六年)，播映以幕末新撰组(亲幕府的武士组织)为题材的无声电影时，负责旁白的辩士总会说这句台词。

娃娃。”

父母一旦发现就会这么斥骂，把日本娃娃塞给我。

这种日本娃娃如果仔细看还真不得了。额头的地方，用糨糊黏着马桶盖式的刘海，虽然黏得很平整，但也许是糨糊质量不好，轻易便可揭起。祖母把饭粒磨碎做成“糨糊”，替我重新黏上，但一旦揭开后好像就养成习惯，没几天又掀开了。

娃娃不管是刘海被掀掉还是变成光头，依旧保持同样的表情，睁着黑多白少的眼睛，挺诡异的。

在日本娃娃中，睡觉娃娃尤其可怕。

肚子的地方，塞了和纸做成的笛子，一按下去——

“啊——”

“妈妈！”

娃娃发出不知是撒娇还是怨恨的哭泣，把娃娃放倒，就会叽隆一声合上眼皮。一再这么玩，久了，最后娃娃坏掉，变成一眼睁一眼闭，看起来就更加诡异了。

有一次看电视，正好是 NHK 针对家庭主妇播出的手工艺时间，教的是怎么做布娃娃。

老师做出娃娃的脖子，正在教大家把脖子紧紧塞进开洞

的身体,用线缝合。

这时在老师旁边的是室町澄子这位主持人,她的表情不知该说是恐惧还是害怕还是悲哀,总之难以形容。

比起诉诸言语,她更细腻地表现出制作娃娃这种可爱的东西时避免不了的残酷。电视,与其滔滔不绝,这种瞬间表情更有分量与说服力。

很久以前拜读画家风间完大师的随笔,有这么一段话:

走在路上时,我会抱着剑客的心态,一边斩杀错身而过的人一边向前走。男人都爱惹是生非所以要杀。女人最近也多半危险所以要杀。老年人感觉很差所以也毫不留情地斩杀。

我的印象很模糊,记错了还请原谅,但我看了这段话非常愉快。

如果看起来就很粗野像个流浪武士也就算了,这位可是跟他画的作品一样洗练时髦的画坛大师。错身而过的人,肯定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已在人家的想象中被斩杀了。

懂得这种乐趣的人，在他的字典里想必不会有“无聊”二字吧。和不擅应付的人一同开会，被迫听人长舌时，我决定也失礼地练习一下这招拔刀术。

说到这里，话题要回到武侠剧，剑与刀叉一样，轻轻握住无须使蛮力似乎才是高明。

我猜宫本武藏的手上想必磨不出使剑的茧，佐佐木小次郎却有相当可观的老茧。

蜘蛛网

我曾住过院子很大的地方。

说大也就约莫两百坪吧，但入手时还真花了不少钱。那是在战后不久，举国都很贫穷的时候，换新圆^①的时代虽已结束，但父亲要供四个小孩上学，似乎也已无余裕请园丁。

院子只有在正月新年时才像个院子，其他时间都呈现着杂草中稍可窥见茂盛松树与石灯笼的状态。

那是公司宿舍，所以访客很多。父亲命我们拔草。

“是。”

我们含糊回应。日本的战败，也为我家带来微妙的后遗

① 1946年二次大战结束后，日本因应通货膨胀实施金融紧急措施发行新纸币（新圆）。

症。父亲虽然依旧耀武扬威，但声音已不如军舰进行曲及英勇的大本营发表^①时那么有力。或许营养状态也欠佳。我们在内心深处多少觉得“民主主义的时代已经来临了”，所以本该回答“是！”结果却变成嘴里嚼着饭，含糊敷衍地回答“是”。

当然我们没去拔草。

用明天要考试云云当借口，四个小孩谁也没动手。

唯有母亲，戴着大大的遮阳帽，从储藏室翻出满是霉味的工作裤，自己去拔草。看到她被蚊蚋叮咬后的红肿，虽然暗自同情，但我还是很少帮忙。当时我要打工，要看所有的美国电影，热衷排球，所以舍不得把时间花在拔草上。

为人父母者，总会想出智慧的点子。

当四个小孩要求增加零用钱时，父亲声称去拔草就给钱。金额不多，大约工人的三分之一，但是做得愈多零用钱就愈多。

① 太平洋战争期间，身为大本营的日本陆军部及海军部官方发表的战况消息。

“如何，要做吗？”

“是！”

这次的回答显然有精神多了。四人争先恐后开始拔草。拔了一次之后，会有一周至十天都轮不到。但实际做过一次，才发觉这差事相当辛苦。最麻烦的是事后痒得要命。被蚊蚋叮咬会留下痕迹，做一次就怕了。偏又舍不得那笔钱。

这时，我从朋友那里辗转听到一个说法。据说美国的药品中，有一种除草剂。于是我立刻去买。

用好几倍的水稀释后一浇，据说只有杂草会枯萎。但是，上面用英文特别注明，如果在十二小时或一定时间之内下雨，就会失去效用，所以必须注意。

那种药相当昂贵，但起码低于打工的工资。虽然这样会少赚一点，但至少不用被蚊虫叮咬，轻松多了。我买了之后，充分注意气象预报后才会喷洒那种药。

没想到，那一次不到两小时，忽然天气转阴下起大雷雨。

药石罔效，草一根也没枯。

我再试一次。

草的确半日工夫便无精打采，枯萎在地，但只死了一半，精神好的又活过来了。